



编者的话

时间从不疾行，它有自己的节奏。它让叶子慢慢变色，让咖啡反复温凉，让我们在一次次“以后”的念叨中，学会与自己和解。所有逝去的，都被时间悄然珍藏，变成笔迹、年轮或一次更勇敢的开始——就像此刻，当你翻看这些文字时，新的时光正轻轻落在纸上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“五月”(v_zhou@sina.com)，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、中国青年作家网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

五月

她的香水味

孙超杰

我从图书馆出来，背着重重的书包。距离话剧的开演还有时间，所以我背着厚厚的书包，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。远远看去，似乎像背着壳的蜗牛，在时钟上走了一圈又一圈。时值春天离去夏天未至，那些飘飞的梧桐絮远未落尽，需要一场无法预测的暴雨，才能把春天的回忆都带走。而我知道，有些回忆会一直留在春天，留在东湖边那个清凉的夜晚里。

话剧是根据《初步举证》改编的，在刺目的聚光灯下，我能看到那个躺在桌上的女孩子，额头布满了汗珠。她奋力挣扎、喊叫，使那些汗珠抖落在头发上，又急速地坠地。我身处恍惚之中，觉得那些挣扎与喊叫，似乎都来自汗珠的惊恐，它们从高空跌落，而冰冷的地板上空无一人。

话剧结束，我拍了一张海报，纪念这场表演，同时也纪念我在这场表演里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女孩子。我们去年11月就认识了，可半年之后我才第一次见到她。我们穿越了校园走到东湖边。湖面有一些渔船，闪烁着昏黄的灯；湖边有一些垂钓的人，他们的鱼漂闪烁着莹绿的光。湖面的风有点大，把那些昏黄的灯和莹绿的光，涂抹成类似于夜空的颜色。我走在她身边，如同置身于夜空中，我看到了无数的恒星在燃烧，我能感受到它们的热量，我觉得那些穿越了无数个光年疲惫不堪的星光，都把我当成了客栈，让我觉得自己不再是宇宙的尘埃。

我走在一片灿烂里，仿佛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，那是她在法国的10年时间留下的痕迹。这些香味萦绕着我，也萦绕着星空。我可以说这是类似于玫瑰、肉桂、春雨、露珠的气味，也可以用一些蹩脚的比喻，说它像傍晚的河流、海边的晚霞、秋收的田野和童年的烟花，但我终究不知道它的名字。我知道只有我去一趟法国，才会知道它的名字。在我的想象中，自己走出戴高乐机场，搭乘喧闹的地铁，有乘客戴着耳机，可她眼中却充盈着泪水，或许刚经历过一场别离。我穿过静谧的街道，两侧有一些餐厅和商店，阳光在街边的桌椅上缓慢地旋转。我穿过树荫、花丛和画满涂鸦的墙壁，穿过一些秋千和席地而坐的人们，终于看到很多香水店。如果我还记得在湖边闻到的香气，我就可以走进去问他们这种香气的名字。我知道每种香气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但它们是一种术语。我自然不懂，不过我可以写下来，夹在字典里。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法国，即使去了法国，我也不知道能否准确描述出我在湖边闻到的气味——那些稍纵即逝，我再也没有机会把握的气味。一时间我似乎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自己被什么东西攫住了，这东西使我与她的距离越来越遥远。我垂下头跟着，似乎被雨水打湿了裤脚。我垂着头走路，前方很远，似乎永远也走不完。

张惠霖(25岁)

他叫盘古，在人类的概念中，他应该算是这个宇宙的神。

在人类出现前那近乎无限的时间里，他只是对宇宙制度和规律的忠实守护者。直至人类出现，他忽然有了对生命的同理心。他有时痛恨宇宙固有的弱肉强食、生老病死使得生命常常陷入痛苦之中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决心改变。

他躲在角落看着抱着死去的老母亲痛哭的中年人，挥了挥手。立刻，一个妙龄女子产生了，像中年人母亲年轻时一样美丽，还拥有中年人母亲的记忆。看到母子二人欣喜地相拥而泣，盘古也由衷地感到幸福。

就这样，他帮助人类复活本将逝去的

亲人，将人类的生命延长，还满足人们的许多愿望。

看到被他改造过的世界，他的眼中泛起自豪的泪花——每个人都同样富有，不会有因为资源而起纷争，再没有弱肉强食；每个人也同样年轻力壮，拥有无限长的生命时光，再没有生老病死……人类今后再也不会感到痛苦了！

可是，时间长了，他渐渐觉出不对来。斗转星移后，当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人类，却发现人类集体陷入了比以往更强烈的痛苦之中。

“可是我刚刚开始改变这个世界的原则时，你们很幸福呀？你不是开心于母亲的

复活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开始我的确觉得没有弱肉强食、生老病死的社会是完美的，可时间长了，我变得痛苦起来，才觉出先前有着死亡的世界的美好。”

“所以，你觉得死亡反而使你快乐？”

“大概吧，我现在觉得时间长了并不是大好事，在我们的生命有尽头时，我才会努力奋斗，才会格外珍惜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光……”

“原来，生命的时间长了并不好，生命是因为短暂才精彩吗……”盘古一边自言



视觉中国供图

孙君飞

有人说，橡皮是天生拿来失去的。那么，我们怎么会为了保住一块橡皮，而不使用它呢？它早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失去，失去的橡皮永远不会重现。

买来的橡皮大多方方正正，比豆腐块还要小，薄薄的一片，类似后来使用的电热蚊香片，只不过是用来修改写错的铅笔字，而不是靠气味驱赶蚊虫。橡皮上的印着少量文字和图案，有的什么也没有，白白净净的，一看就像已经作好了牺牲自我的准备。

橡皮沉默忠诚，甚至逆来顺受，情愿被切割成两半，一半留下来，另一半送给同学；有的孩子还拿笔尖戳橡皮，或者在它身上练习刻字，当成印章在墨水里蘸一下，印出名字和只有自己才能破解的密码符号。

不是我懒惰，也不是我从来没有写错过字。有的同学擦橡皮时非常用力，甚至把纸张都擦破了，我习惯轻轻地擦，橡皮差不多在滑冰，摩擦力小，损耗便少。

当然我在心里要求自己尽量少写错字，戴在铅笔头上的橡皮才有机会保留得更多更完整。我见过最后变得光秃秃的铅笔，残留不多的橡皮颜色发暗，失去最初的圆形，冒出一个尖儿，显出几个磨损严重的斜面，怎么看都让人唏嘘，觉得遗憾不完美。铅笔冲锋到了最后。

不是我懒惰，也不是我从来没有写错过字。有的同学擦橡皮时非常用力，甚至把纸张都擦破了，我习惯轻轻地擦，橡皮差不多在滑冰，摩擦力小，损耗便少。

当然我在心里要求自己尽量少写错字，戴在铅笔头上的橡皮才有机会保留得更多更完整。我见过最后变得光秃秃的铅笔，残留不多的橡皮颜色发暗，失去最初的圆形，冒出一个尖儿，显出几个磨损严重的斜面，怎么看都让人唏嘘，觉得遗憾不完美。铅笔冲锋到了最后。

后来，橡皮日益多样，出现了彩色的橡皮、带香味儿的橡皮和异形橡皮，厚薄不一、大小迥异，有的甚至有婴孩的巴掌那么

唐老五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些像蚯蚓一样凸出而凌乱的青筋，就一起拥挤在二哥曾经壮硕的小腿肚上。

二哥年轻时是个干活儿的好手，饭量大，力气也大。为了挣钱供我上学，每年农闲的时候他就去离老家几十公里远的地方挖煤。

那些私人煤窑条件极为简陋，一个又窄又黑的洞口，黑黢黢地通向无尽的深远和幽暗之处。

老家的人都说，下煤窑挖煤的人都是在血盆里抓饭吃，瓦斯和垮塌像伶着锯刀的死神，随时可能出現。我不知道二哥是怎

样克服了第一次的恐惧，是如何下到那样幽暗无光的矿洞里。除了幽深，巷道还极窄，无法在里面站起来行走。二哥和他的工友们背煤的时候，常常只能趴在地上，一百公斤重的一篮新鲜烟叶，还要负责赶马。烤烟结束，地里的苞谷收完，二哥又心急火燎地钻进煤窑里去了。

后来，小煤窑变成了煤矿。一个深秋的夜晚，在煤矿挖煤的二哥被顶板上掉落的巨大煤块砸到了。小腿骨断裂，截穿了皮肤，套在二哥小腿上的矿工靴根本脱不下

来。三哥只好找来一把大剪刀，含着眼泪，把已经灌满血的矿工靴和小腿上的那一截裤腿一起剪掉。我深夜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整个人都被吓蒙了。家有亲人在煤矿，我最害怕深夜的电话。我问伤得怎么样？三嫂说，砸断了腿。我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连忙说：“人没事就好，腿砸断了可以医好！”

那次事故以后，二哥几年没下过煤矿。

2008年，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。我曾几次告诉二哥，不要挖煤了，种好地里的庄稼就好。

2010年秋天，四十多岁的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，那个带着3个孩子的女人，后来

盘古·新说 (小说)

他循着记忆找到自己最初帮助过的中年人，却发现中年人正坐在马桶上发呆。中年人告诉盘古：“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现在的我没有之前幸福快乐。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可追求的目标，因为所有想得到的都唾手可得，但物质的丰富总让我感觉自己

的精神更加空虚，心中充满了不真实感。此外，漫长的生命消磨了我对一切事物的兴趣，我现在没有任何奋斗欲望。更可怕的是，我再也不享受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了。”

“可是我刚刚开始改变这个世界的原则时，你们很幸福呀？你不是开心于母亲的

在纸张间重逢 (小说)

高星雨(26岁)

余芊芊拼尽全力往教学楼的顶楼跑。

秋风裹挟着薄雾般的细雨阵阵扑面，头顶乌云盘桓不散。

那个女孩悬坐在边缘，手里握着一束五颜六色的气球。气球飘荡，只游丝一线牵着。余芊芊伸出右手，柔声对她说：“来，到老师这里来。”余芊芊能看见她摇头的动作，却看不清她的脸。

闹铃爆炸式响起，余芊芊猛然惊醒。恍惚几秒后，她才意识到刚刚是个梦。手机显示6点半，她摸了摸额头上的汗，扯下粘在身上的被子，翻身起床，洗脸的时候脑海里还悬浮着那个梦。

余芊芊新学期接手的班级是个扎手的刺猬，学生众多，情况复杂。又听到不远处的一些不幸消息，她更觉不安。在学校连轴转了一整天之后，她决定把自己埋进书海，试图从纸张间找到路径。

她推开书房的门，打开昏黄的顶灯，忽然发现书架塌了一角。调亮台灯后，她弯下腰一本一本地捡起地上的书籍。一本泛黄的书从另一本书的夹缝里掉了出来，是鲁迅的《彷徨》。“这不是我的书。”她万分确信。翻开扉页，确实没有余芊芊的藏书章，更没有她写下的购书日期。她在书的前后翻找，直到她翻到《在酒楼上》这一页，那些熟悉又陌生的痕迹才牵动她的记忆。

余芊芊新学期接手的班级是个扎手的刺猬，学生众多，情况复杂。又听到不远处的一些不幸消息，她更觉不安。在学校连轴转了一整天之后，她决定把自己埋进书海，试图从纸张间找到路径。

这本书是许老师的，因为无意间夹在教材中，余芊芊毕业前忘记归还了。许老师是余芊芊本科时的文学老师，教她的时候许老师年逾五十，如今应该已经快退休了。她第一次见到许老师那天风朗气清，许老师穿着整洁的蓝衬衫走进了教室。那一抹蓝和蓝天形成美妙的押韵，镌刻进余芊芊的心里。许老师总是笑脸盈盈地讲课，耐心细致地引导学生思考。他曾经问余芊芊，最喜欢鲁迅的哪篇小说。她说，是《在酒楼上》。

她推开门，打开昏黄的顶灯，忽然发现书架塌了一角。调亮台灯后，她弯下腰一本一本地捡起地上的书籍。一本泛黄的书从另一本书的夹缝里掉了出来，是鲁迅的《彷徨》。“这不是我的书。”她万分确信。翻开扉页，确实没有余芊芊的藏书章，更没有她写下的购书日期。她在书的前后翻找，直到她翻到《在酒楼上》这一页，那些熟悉又陌生的痕迹才牵动她的记忆。

自语，一边挥挥手试图将世界的规则还原。可直到此刻，他才发现，被他改变了规则的世界已因为连锁反应变得混乱不堪，难以回到正轨了……

盘古闭上眼，绞尽脑汁思索对策……

死亡对了，死亡的力量可以拨乱反正！

宇宙中的物质在盘古的控制下急速塌缩，直至小如鸡蛋。只一瞬，“鸡蛋”爆炸，新宇宙在旧宇宙的死亡中诞生。

……

新宇宙中的人类也因死亡而痛苦，但他们在短暂的生命中创造文明，创造奇迹。没有漫长的时间，他们活得精彩。

只是，和旧宇宙不同，新宇宙中延续至今的、最古老的文明拥有一个美丽的神话：

天地混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，后开天辟地，垂死化生万物。

“所以，你觉得死亡反而使你快乐？”

“大概吧，我现在觉得时间长了并不是大好事，在我们的生命有尽头时，我才会努力奋斗，才会格外珍惜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光……”

“原来，生命的时间长了并不好，生命是因为短暂才精彩吗……”盘古一边自言